

梵门绮语录  
杭州慈渡庵某氏女

某氏女曾住上海新闻某里，年不及花信风，举止阔绰，居恒不事妆饰，装束靓雅，风流旖旎，望之如藐姑仙子。赫蹠不律，实不能仿佛其一二，第以幽间贞静不苟笑言，人之见之者，知为大家闺秀也。顾其所居，不御婢媪，祇一年与相若之少年随之。饮食必侍，出入必从，或以为伉俪也。则尊卑之辨似严，或以为仆役也。则上下之分从略。兄欵弟欵，似是而非，又在疑似间，夫惟存而不论，略而不议而已。粤人某操罌粟业，持筹握算，沪读大腹买也，偶经其门，见而艳之，浼其房主人为撮合山，愿以重金作下聘礼。主人假索租值期，亲诣女所，以意风女。女似首肯，并不问其为正室为簠室也。但云有父母在，一稟明后俟，命即定耳。主人以告粤人，粤人喜甚，以为蓝桥玉杵臼，裴航不能专美於前矣。然恐女有反覆，先以三千金托主人转为赠，且云衣裳饰品，姑俟他时。女故作推却意，固辞而后受。旋有一聋媪来，谓是其亲生母。粤人促主人以婚事请，媪固充耳不能闻。告语之下，无所可否。但作点首状，一似无不悉遵台命者。粤人又

---

以金珠数事，价值巨金，介主人盛饰往，请婚期焉，并以五百金为老母寿。媪一一笑而纳之，婚有日矣。今夕何夕，见此粲者。粤人盛备舆马，倩主人作冰上人。相将至其门，途中观者，咸啧啧称美曰：阿谁艳福，何修得此，孰意事出意外，变起临时。百两来迎，双门紧闭，询诸邻右，昨夜迁矣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主人第徇粤人之情，并非好作证婚人。财非中饱，自是无庸任其咎。惟是鸿飞冥冥，未免咄咄称怪。在粤人则黄金虚牝，实为骗局所卖，自不禁狂呼负负，然以女之处心积虑，设计颇工，知踪迹亦未必有效，遂即不予深究，付诸无如何而已。由是观之，安知聋母之非真母，母聋之非真聋，特假是以售其术耳，至饮食必侍出入必从之年少，究为女之何如人，则殊不可知。林眉月女史浙人也，与女为同乡。为余述女子历史甚详，女越产也。其父曾任某县教谕，女随父在任所，阑干苜蓿，冷署清闲，教以读书。颇觉聪慧，及长解吟咏，善作小诗。年及笄矣，“感悦有龙，空赋怀春”之句。射屏无雀尚虚中选之人。缝人某者年

---

未弱冠，风流自赏，翩翩少年也。时以裁衣入署，女尝与之商量尺寸。积久之下，相识日稔，两情相洽。至於苟且，女乃窃具父之宦囊金，挟而与之偕行。初则匿居某处，侦骑莫之得，继以资斧乏绝，不得已，作遁入空门计。皈依杭城慈渡庵，弓足云鬟未经雍度。盖但借佛门以匿迹，非真与我佛有缘者，六根未净。五蕴非空，又与某道士结不解缘，住持尼屡戒不能悛。会同庵有沈小姐者，某绅女也。未嫁而夫死，俗称之为望门寡。守贞不字，勘破红尘，绣佛长斋，深耽禅悦。女与之昵甚，沈不知女之所为，以其性情和易，两相鱼水，遂以禅房密友视之。初不料女之蓄意不良，而心怀叵测也。沈固挟有多金，并在家时之金珠饰物甚多，女或约沈以寄香普陀，或给沈以建筑庵舍，穷思极想，涎其多金，不数月间。沈之资财，为女骗者十八九，犹不止此。复欲以人之污己者污沈，致沈忍之无可忍，诉之无可诉，追悔莫及，羞仇自尽，女由是不容於其庵，为住持尼所逐，而人言藉藉。武林无女容足地，间关来海上，思欲以卖笑马生涯。住居新闻时

---

，专使其骗人伎俩，其受其愚而堕其术者，岂第一粤人哉。相随之少年，即当日之缝人也。端庄其面，淫毒其心，是真一女界丑历史。其败类未有至於此极者，女史知女颠末，为余言如此。余闻女史言，得尽女之梗概。余客海上久矣，犹忆昔年曾与女遇，一见即知其为风尘中人物，顾以天生丽质，未免有情，探访之余，颇涉遐想。幸余以寒素故，未致被其骗。不然，其不至步粤人后尘不止，厥后数年，音耗杳然。去年偶於同安茶楼见之，齿微长，而见韵一如旧时，有知其近况者，谓现住小东门，与某医士结露水缘云。

○苏州凤池庵小馥

官府之断案也，但凭诸臆见，不详加研究，以疑狱为信讖，千古之覆盆莫雪，曾不知其凡几，若苏州凤池庵小馥，真大可怜矣。苏州盘门内泮环巷，俗称半只巷巷在府学之西。学中泮水出墙外，通城河，河环巷侧，故曰泮环。曰半只者，音误也。地境荒凉，人迹稀少，屋宇不数十椽。民居仅十数户，巷中有如意凤池两庵，皆尼庵也。山门并列而起，门内有小户通往来。

---

如意庵乡尼二三辈，斋鱼粥鼓，颇自清修。青夏则灌种蔬菜，秋冬则纺绩棉纱，操作勤劳，仅堪度日。凤池有尼数人，中年某尼，年华半老，性尚风骚，先与一小贩营生者通，有年所矣。后以庵中时，有梁上君子相惠顾，因约一织机者置机其中，篝灯操作，藉以守夜。黄昏人静时，尚闻机声轧轧，与梵贝声相互答，邻居安之，以为守望相助，莫此为善也。诘织机者鰥鱼寂寂，不耐清宵。中年尼亦以其年稚，於小贩其人者，不久即成苟合，得新忘旧，遂与小贩疏。小贩无如何，惟偶或一往耳。佛界清幽，红尘隔绝，行为秘密。邻里举不得而知，独如意庵洽比为邻。庵内且有通径，凤池之一举一动，无不彰彰在其耳目中。绿杨分作两家春，固非如意诸尼所敢得而知者，春池水绿，甚事相干，一薰一蕕，究难同器，遂禁不与通闻问，且以小户加扃焉。宣统纪元秋，有一常熟客过凤池门，翩翩年少，衣服丽都，手指之上，金戒粲然，织机者，见而艳之伪，为似曾相识者，诱而至庵中，将设计以为敲诈地。中年尼捧茶饷客，故示殷勤，日暮崦嵫，微露

---

留髡之意。客悟其命意之所在，因探怀出银包，拈一枚以赠尼，曰日云暮矣。行将归去，不腆之物，留作香金，请俟异时再来。随喜，织机者目睹其怀中金，愈不禁馋涎欲滴，乃示意於尼曰：‘赚客多金，何以为谢，有供佛一壶酒，盍留客一尝香积厨风味乎。尼唯唯。客固辞不得命，欲出而门已闭，不得已，且入座焉。客固不胜酒力者，数杯之后，颓然醉矣。织机者遽起取厨刀以杀客，尼从旁赞成之。夜深无援救人，应手即毙命，遂尽取客所有。密启门，呼小贩者，小贩居庵侧，招之立刻至，告以故，相与弃尸庵后洼水中而分肥焉。小贩归，织机者亦当夜走矣。明日行人见尸，喧传道路，里甲以报官。官莅场验，遍问居民，不知所对，顾巷中民居十数户，暨如意庵诸尼。闻官至时，莫不启门出视，在场听候发落。独凤池庵重门紧闭，一似不见不闻者，疑窳所在，不言可喻，官捕尼亟，而小馥适自外归。盖小馥先应他庵之招，为城中临顿路一新丧家啐经，往承其乏，已三日不归矣。迨经毕归来，而县差已在门首，不分皂白，不问情由，与庵

---

中尼共繫到案。其於杀客事，固茫然无所知，刑具森然，官势可畏，惟有嚶嚶啜中间环节，默然不能出一言。县官将小馥与他尼分别管押，以庵中虚无人，派差为之看守。而织机者於前夜归家后，闷卧至日暮，犹不知尼之悉已被逮也。乘夜到庵，扣门而入，则启门者，赫然其为县差，差知来之人必有关於是案也。立即押赴案下，官升堂问，织机者直认不自讳，惟力辩其不与中年尼同谋，而反扳诬小馥耳。意者自与中年尼通好后，爱情激发，以不忍加害故，而故作此狡狴也。官亦以织机者与小馥年相若，遂照录其口供。不待小馥置喙，即以疑狱为信讞，逐庵中尼。籍没庵产，且於后庭得窖藏银千五百圆，悉充诸公，而定织机者罪，并加罪小馥焉。究之小馥自捉将官里去后，与案中一干人分别管押，禁不与他人通一语，其於全案之底蕴，小馥且到死不能明。冤哉！冤哉！人有见小馥其人者，谓年不过二九外，体态苗条，丰神韶秀，留海发黝然覆额，一可人也。

○洞庭山湘公庵阿巧

---

苏州吴县治西南，汪洋三万六千顷，即太湖是，中有洞庭山，山水清绝，山分东西，东山多尼庵。湘公庵者，洞庭东山尼庵之最著名也。阿巧湘公庵尼也，余友张君建亚知阿巧历史綦详。建亚曾充某学校教员，其同校某君洞庭东山人也，以阿巧生平述之於建亚。一日建亚为余言曰：“君知洞庭东山之尼庵乎？”是处尼庵之规则，与他处绝不同，他处女尼。或为乡里雏莺，因贫而赖以育养，或为人家别鹄，因寡而藉以清修。或为贞洁不字之闺娃，或为伉俪不睦之怨耦，以故不守清规者，虽容。或有究未有公然卖笑，如洞庭东山之尼，既曰尼矣。何尝祝发，雾鬓云鬟，如故也。何尝弛足，莲钩罗袜如故也。浓妆淡抹，各擅胜场，徵歌而侑酒也。缠头掷到，姗姗其来，亦听客之所为耳。比之平康里中，殆有过而无不及也。阿巧本农家女，七岁丧母，湘公庵某尼，与其母为姊妹行，怜阿巧幼无依，挈而留养於庵中。及长有殊色，今年二十一二矣。善应酬，工度曲，风神绰约，雅韵欲流。所谓积织得中，而修短合度者，喜作时世妆，发黥黑而可鉴，双钩

---

瘦削，如束笋然。庵中故多佳丽，环肥燕瘦，美不胜收。妙云荡逸飞扬，爱宝孤高坦率，各享盛名，然以视阿巧之风致嫣然，不觉瞠乎后矣。洞庭多富室，水陆出产尤多。四方商贾，云集其间，顾问柳寻花。不少崔张之侠客，而倡条冶叶，却无赵李之名姝，既有我佛之藏娇，遂凭行人以访艳，况阿巧为东山翘楚乎。湘公庵自有阿巧其人，生涯颇不落寞，禅房曲径，修葺一新。有冶游其人者，莫不以未到湘公为憾，并莫不以一见阿巧为幸。由是阿巧积资丰厚，钏金环翠，罗绮生香，大家闺秀不啻焉。建亚既为余言如此，复诵其友赠阿巧一绝云：“为寻春色到伊家，认取仙桃烂若霞。怪煞维摩太多事，东风一夜乱飞花。”余闻其诗，谓建亚曰：“此君诗亦平常，然似觉别有命意，不知命意之所在，不识诗中之奥妙。”建亚笑曰：“余亦云然。余友曾言昔年阿巧患天花，一月而瘳，面上瘢痕点点，幸尚瑕不掩瑜耳，诗言盖指此也，然而惜矣。”建亚又言：“阿巧自得痘疾后，丰姿仍不稍减。有某客过其处，巨贾也，一见而艳之，欲以巨金聘。阿巧未之

---

许，客且以千金赠，客固侠者，而阿巧身价之高可想也。”此亦建亚之友所言，而建亚转述於余者。

○洞庭山湘公庵妙云爱宝

妙云荡逸飞扬，爱宝孤高坦率。一以流动胜，一以闲静胜，同隶洞庭东山湘公庵。妙云年二九，爱宝齿微稚，皆足为湖山生色焉。湘公庵阿巧，风神绰约，雅韵欲流，积织得中，修短合度，为尼界中翘楚，山中访艳，无口不碑妙。云爱宝两人，与阿巧同庵舍，尽情摹仿，类多效阿巧之所为，谈笑妆束，一举一动间，皆阿巧所涵育薰陶，而习与俱化者，特两人赋性不同，不免毗阴毗阳之憾。然其天真所流露，不假矫揉造作，风流自赏，动中天然。生民以来，未有孔子，子夏子游子张，皆有圣人之一体。阿巧固集大成者，全材难得，妙云爱宝，各擅一长，亦足多矣。妙云本毗陵小家女，家有姊妹五，云为最幼。其母以提挈之难周也。於云二岁时，寄养毗陵某庵，转辗而入湘公。时年尚八九龄，爱宝则为湘公某尼私生女。洞庭尼庵，虽称方便，然既假我佛以为名，究之佛门清静，蒲团

---

禅版，陈设俨然，则呱呱而泣者，不得不为掩人耳目计，以故爱宝甫生时，即寄乳邻媪家，免怀而归，才四五岁。禅宗家法，凡皈依三宝者，不以行年长幼为次序，而以入门先后，为次序，略如官场所谓资格者然，爱宝实稚妙云二岁。妙云之来湘公，后爱宝者二年。故妙云照例称爱宝为师父也，夫所谓荡逸飞扬者，真妙云的确不磨之定论。妙云性流动，略不自知检束，体微胖，躯干不甚长，姿容丰润，秾艳如春海棠，喜作学生妆，乌云委地，时易蚁而为弁，善饮酒，对客辄以拇战角胜负，醉则或作蹋摇娘歌，或作胡腾儿舞。尝语人曰：“余之歌，於女学生之琴歌如何？余之舞，於女学生之体操如何？”其流动盖如此，人以其豪爽也，多愿与之亲。妙云固易与相亲者，菩萨低眉，禅参欢喜，销魂真个，比比而然，寻常视之耳。爱宝以孤高坦率故，颇不善妙云之所为。时以微词相讽劝，云若充耳不之闻，爱宝无如何，听之而已。然有知爱宝隐事者，谓亦与西山某氏子有啮臂盟，踪迹甚秘密，特以芳龄尚稚，俨然待字闺中。年已破瓜，初非完璧，春风豆

---

蔻。谁曰：含苞，栊翠庵本非妙玉终身地，静俟其所为可也。然性间静，鲜嗜好，好清洁，茶炉经卷，不染织尘，动用器具，不用他人物，人亦无敢用其物者，褻衣被褥。间日一易，衣不御罗绮，以布质易於洗洁故，裌以浅淡洋花之布衣。三日一浣，三四浣，辄给诸人，盖其生性使然也。又喜规人过，如妙云之放浪，辄谏之以直言。云虽不之听，第以情词柔婉，亦未尝怨之也。至於陌头杨柳，绾起春心，未免有情。谁能遣此，人之多言亦可畏，其爱宝之谓乎？湘公庵除阿巧外，原以妙云爱宝两人为特色，秉性纵相异，而小鸾慧业，则又异曲而同工。其伶俐俊俏之神情，斯固尼界中所罕见者。建亚张君先以其友所述阿巧告余。余已为之书其事矣，妙云爱宝之梗概，亦建亚转述於余者。《梵门绮语》，因复合而书之。

○震泽新庵连生

江震间女尼，大都自幼受育於尼庵，绝无自愿为尼，而皈依佛法者，问有四蕴非有，五大皆空，百人之中鲜一二焉。其妆束亦与苏杭间女尼异。十三四岁时，名

---

为剃度，其实不过顶心剃去一团，约略不及银钱大，长发虽经翦去，然前后留海发遍覆四围，茸茸然随风飘动，黝黑丰润，光可以鉴。甚有至三十余岁，尚是乌云满额，勤施膏沐，对镜自怜，傅粉添香，争妍斗异，绮罗被体，衣裙一似俗家。惟襟领间则变圆为直，而缘饰之镶嵌甚华也。震泽镇新庵连生，年已及花信，娟娟自好，善於修饰，身躯在不长不短间，肌肤雪白，斌媚动人。其嫣然一笑时，微涡浅晕，姿态韶秀，一尼界尤物也。丰容盛鬋，发光泽如髹漆，方之古玄妻，或有过无不及，艳名噪遐迩。群以活观音呼之。其服御尤极讲究，冬裘夏葛，色色生新，禅榻之旁，箱笼以数十计。有见其冬月应里中夜忤之招者，披一出锋银缎白狐斗篷，飘飘乎如凌虚仙子焉，以故冶容既不免於诲淫，而慢藏尤不免於诲盗。昔年泉匪横行江浙间，杭沪小轮，且遭堵截，新庵亦被抢劫，庵故无长物，惟连生衣服甚多，倾筐倒篋，搜括一空。连生匿邻家仅，仅得免。盗党以衣付质库，斜襟直领，无不知其为尼家物，且无不知其为连生物者，而盗案亦因之而破

---

。鹄梁不称，至於不敢领赃。连生自被劫后，颇自勘破红尘，薄命自嗟，诸般懊恼，适闻苏城某僧寺传戒，大有祝发焚修意，拚挡行李，屏去铅华，与一老尼借布衲一袭，方拟将八千烦恼丝连根削尽。行有日矣，忽为小病所缠，迁延数日，致於不果青鸾音杳，裘葛三更。人有自笠泽来者，询之，皆以人面桃花对，名花有主，殆已与有情人成眷属矣。

○震泽新庵五宝

五宝亦震泽新庵尼，年已三十外，风姿稍觉黯澹，而气韵自不可掩，居恒不事修饰，无寻常脂粉气，顾覆额之发黝然，布帔青衫，装束尤极淡雅。见人则清谈娓娓，令人为之神移，坦直豪爽，胸中无城府，风骚由其天性，亦生而成者也。新庵女尼七八辈，故多妙年俊俏之流，盛鬻修容，都是一时之秀。然震泽一乡镇，无有肯郁郁久居者，有女怀春，感标梅之迨吉，茵溷不可知。禅门寂寞，逃而入者，复逃而出，此往彼来，曾不知其凡几。独五宝自幼隶新庵，垂垂三十年。秋月春风，等闲过，去频年梵。贝一若深与我佛有缘

---

者，不知者，几以为桃李其容，冰霜其性懔乎？其不可犯，虽爱慕之而无如何，殊不知五宝固别有深意在，特行为秘密，虽同居伴侣，亦几不能知其详。妙常自有意中人，潘氏子其庶几乎？墙裏杏花，关满园之春色。风前杨柳，漏大地之春光。消息相传，非特属垣之有耳，盖有防不胜防者也。余故人子汝南生，世居震泽，家与庵为邻，所居第一巷隔。其读书之楼，有百叶窗二，适与庵之后窗对。一日夜深人静，生尚挑灯作手札。忽闻对面窗呀然作声，倾耳听之，则又似男女喁喁私语者，遂潜息几上灯。将窗上百叶片抽起而窃窥之，则其同学友潘某，正与五宝并肩坐几上，壶觞具在。旋复见五宝搂潘某於怀中，屡剥西瓜子，以樱唇相喂饫。潘某嘻嘻顽笑，若婴儿之取媚慈母者。然盖潘某年尚少，约稚五宝者十岁，股掌玩之，实面首充之也。时值孟夏，天气渐热，迨午夜而窗犹未闭，则是夜褻狎情形，历历在生两目中，一幅秘戏图，殆实父得意之作也。生拟推窗呼唤，警以深宵风露。男女卫生诸说，预为异日要约酒食地步。继思一池春水，甚事干

---

---

卿，惊散鸳鸯，必招尤怨。且一经揭破，两人之名誉荡然，攻发阴私，贤者所戒，因之收拾归寝，惟有咄咄称怪而已。越日见潘某，生为之述聊斋陈云栖事。潘为红涨於面，嗫嚅不能作一语。生曰：“余不过以君亦荣阳华胄，故假留仙笔墨作谈助，非有他意，幸勿多心。彼此知交，万勿以疑误相罪责，反以他言乱之而后已。次日潘某忽过生斋，力邀生赴新庵，且愿为先容。生意此必潘某之与五宝欲两相诘责而伪为剖辨也。承讳两不便，当境将何措辞，再三婉谢，固辞不敢往。潘坚邀之，遽拉生行情辞，哀恳婉转，作乞怜状。生不得已，姑偕潘去，则五宝已治具待。盘飧罗列，推生上座，酒次，语生曰：饮食男女，大欲所存，僧俗当无二致。但僧家格於佛教，不能畅所欲为耳。即如几上粗肴，肉脍鱼羹，非尽蔬菜，亦岂不在禅门禁令之内。则饮食既未能免俗，而男女之道，何必不然，讲学家辄赧赧以气节责人，抑何少见之多怪耶。在开通者，当不若是之固执也。生唯唯，不能置一词，生以五宝之言，虽多含蓄不尽，然明明为潘某自承。明眼人不待

---